共十二

序記

艮翁集 十

gift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序

送洪侍郎良浩燕槎之行序
李氏傳家寶帖序
退潤申公倡義錄序
佔畢齋金先生文集序
善山金氏族譜序
浮橋燕喜詩序
龍洲趙先生年譜序
送尹侍郎尚東謝恩副使入燕序
順庵安君百選詩序
嶧陽文先生遺集序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九老稧飮賀壽詩幷序

族父知事公以京兆左尹自湖徵赴都下之明年太歲在癸巳惟我 聖上盛德大壽允躋八耋亟域蹈舞頌聲殷作于時公年八十四 上召見便殿賜顏温諭晉秩上卿題名耆社實盛際異渥也小子獻慶旣隨諸大夫後嵩呼大庭退而拜公于白門之第賀語纔畢公出一詩軸眎之曰城西南耆老卿宰與余並九人去歲之臘相與修稧讌飮以備昇平故事詩

以賀者亦若干人方謀粧爲稧帖傳示來後爾可無一言於玆耶獻慶受而卒業作而對曰異乎盛哉古未有也社稧宴游之樂有唐之香山宋之洛社歌詠頌禱之詞有周雅之行葦而抑未知周與唐宋之世時君克享岡陵之壽用敷錫厥福于臣隣薦紳大夫進而賀于朝退而慶于家如今日之爲耶惟唐虞之時堯舜皆享頤期夔龍元凱之倫其壽不可攷而禮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意其虞庠乞言之會君臣相樂以遐齡聖賢共勉以耆德千載一遭畧與我公便殿之對髣髴前後而至於社稧之飮歌詠之作宜邃

古之無有則豈能使聲音光輝動耀耳目如今日盛哉時似唐虞之世人如香山之數耆德媲洛社之彦歌頌繼周雅之懿者惟此會爲然而竊見公與諸老人視聽不衰榮衛尚旺龜鶴之籌方進而未已又況萬壽之祝無歲不上於公堂優老之恩無歲不下於高年則公雖遠在大湖之壖伸賀禮感寵命而西復預於城南之稧飲不知其幾遭則將見慶祉之無量而歌頌之益廣也虞書以下歷代史牒之所無而一有者太史氏寧可闕遺而不錄哉請以此書諸帖以備史氏採係以壽域詩五章其詩曰

帝出于震盛木在東光嶽之氣宗湊攸同翼翼我
王迺聖迺神誕膺景運受天萬年開此壽域綏我士
民章一其綏伊何胡耇比屋黃髮熙熙于巷于陌譽哉
庶老矧爾卿士曷芾聯聯犀腦兒齒寵命有僕以金
以紫章二時維大老來覲于京　王命汝格申錫龍光
公拜稽首祝齡天長偕我同德讌于城南有幾其朋
旣六又三章三巍巍頎頎如崧如喬惇史在傍德音孔
昭清有粱醴甘有淳熬獻侑歌咢其樂陶陶日暮還
屨鳩杖交塗章四何以贈之芝蘭之芳何以報之松栢
之强何以華之詩頌之良何以永之子孫之藏賾乎

休哉邦家之光五章

李秀才遺稿序

鳳鸞之雛其羽不成章虎豹之子其毛不澤霧盖混之鷄鶩之毳犬羊之皮則固已蔚然而異倫矣惟人也亦然如楊家之童烏苗而不秀其一言妙解亦必往往有老儒生終歳呻吟而不可幾及者曷可問其年而少之哉延城李氏子象延幼有奇志好古文詞稍長發語驚人年十九而死其爺上舍公希朱氏悼其志之未就名之未立而年之遽促也收取其所著述詩文若干首將謀剞劂氏以壽其傳請余文以弁

之余取而讀之盖有才而學未充者也然如暝色成
烟仍古渡村居依柳各寒燈之句溪得曉唐調響祭
從兄籟軒文句法翩翩步驟古人此所謂一言妙解
往往有老儒生終歲呻吟而不可幾及者非耶若假
之以年使得大肆力於古作者之文而集羣源爲溪
愽方春之水固已脉動而流活矣其進而爲江河之
大滙澤之雄又何可量也嗚呼惜哉或病其篇什之
不多無以著見其才美者是固然矣然覩一羽一斑
而不知爲鳳與豹者非具眼也世有張華之愽物則
知之庸何病乎於是乎書

代人和孝婦洪氏旌閭慶喜席上詩韻幷序

丙申之歲吾外從嫂南陽洪氏歿親黨之近而大小紅遠而緦又遠而至于無服者咸哭于堂曰嘗於我虖睦婣矣隣里之父老暨婦孺愚無識者咸哭于巷曰嘗於我虖敦恤矣微而臧獲僕妾咸哭于庭曰嘗於我虖慈惠矣於是鄉之賢士大夫聞之言于衆曰之是道奚足以盡之孝者百行之源而是婦也事舅姑有顯行一言以蔽之則其惟孝虖皆曰諾其後十有九年之久而士大夫之所稱道者如一日也咸咨嗟曰如是婦之孝而有不聞于朝而旌其閭者吾輩

則何以冠帶衣履于鄕迺造縣太守之庭而誦之越
明年乙卯又誦之越明年丙辰又誦之越明年丁巳
又誦之太守嘉之上之觀察使觀察使嘉之移之禮
部禮部旣嘉之而以白于　上之重而難之者久越
五年辛酉秋禮部以爲久鬱輿人之望而使有懿行
者弗獲榮弗可尚書迺上奏曰臣謹按京畿觀察使
臣某所移牒有曰某縣某鄕士人孔某妻南陽洪氏
孝子某之孫孝子某之曾孫洪氏旣生於孝子之門
而又其所歸之先則有官大司憲暨　贈參判者迺
其六代考曾考而皆以忠孝特聞於世凡其得於家

庭耳目之間者固足以異乎人而誠孝之油然於中
弗待勉而生不求譽而加者蓋天性然也平居事舅
姑能色養及舅病且死呼天乞代斫二指以函進竟
死不救洪氏指痛不可忍亦死又曰家嘗失火財物
盡焚洪氏不顧直走救先廟幾燒死臣竊以爲孝矣
敢以聞　王曰嘻其議旌之政府舍人時迺適舉行其
子就仁卽悲喜感泣旣卜日具酒脯告廟冊其閭而
題之曰孝婦南陽洪氏之門仍又念先美之彰國恩
之侈輿情之悅之可慶也迺適合宗黨朋友鄉士大夫
而酌之于家酒旣醻有起而言者曰古亦有傷肥體

供親疾者雷天錫張奎之刲股和藥是已然抑士也非女也士與女有異柔懦不如剛決也古亦有女子而捐軀命救親死者曹娥饒娥之投水抱屍是已然抑父也非舅也父與舅有異義合不如天屬也於虖剛決之所難而今以柔懦而易之天屬之所罕而今以義合而有之此洪氏所以孝於孝乎惟我國家褒弗濫被賞懋審施行雖孅而獎或生於末流則不褒也跡雖韙而心或出於虛僞則不賞也蓋將以勵世勸俗之方寓諸其間故其得之也若訖其不易也今迺於洪氏之門凡三見其棹楔而孔氏之先亦既有

以孝褒贈者則兩家之蒙被國恩其可謂渥厚淪浹而苟微兩家至行之出尋常萬倍亦何以獲玆盛於今日雖然若洪氏之斷去其指無異贅肉之弗痛者其心夫豈有求於今日之爲邪凡爲洪氏之子孫者其事父母有弗以洪氏之斷指爲心則其可謂賢子孫耶言未旣傍有咈之者曰否否聖人不云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毁傷韓愈之鄙人對亦曰母疾則聞烹餌藥石以爲是未聞毁傷肢體以爲養今洪氏之所以爲孝　聖朝之所以旌表者以其誠切於愛親而志勇於捨生也豈以其斷指之必合於義而

必可訓於世耶吾願洪氏之子孫師其心而勿師其斷指也於是有鄉丈人色弗悅中坐而吁曰居吾語汝人孰無父母父母疾病百藥無效醫者言必用生人之血則生不然則死爲人子者其將愛吾之一肌一指而弗救父母將絶之命虖雖以身代必不當辭况毁一肌傷一指未必盡至於殺身乎且吾之一肌一指固是父母之所遺而其視父母之全體則輕重有間矣毁父母所遺之一肌一指之可慽孰若舉父母之全體而歸之於盡之爲莫大痛也子事父臣事君遇患難則雖腦塗地而骨横埜直前而不避此何

也恩重義大身不足恤故也平居侍藥雖與遇難者不同其心之欲以己之死易君父之死則一也奚置一是一非於其間苟以是爲洪氏之過則吾必曰斯過也過於孝無過易有斯過難座者迺服旣退各賦四韻詩以詞之某親覩玆盛又居洪氏夫黨之末而素饜其行不能嘿已遂書顚末爲序繼以詩詩曰

高釘丹楔小衕門令婦精忱 聖主恩藏薑斑衣三世色澡身孝水百年源舊沾赤血驚神鬼新捧黃麻慰子孫琭重園桑曾採樹至今鳴哺白烏存

送洪台 名漢 之任羅州弁序

今年夏余在蒼沙別墅客有自都下來者曰洪侍郎
君平出自經筵爲羅州牧視其班爲左遷語其才爲
屈枉公議咸惜之及其餞也爲君平憂者憂其不自
喜而有陰陽之患爲君平賀者賀其困衡增益可期
以遠大之二說於子何如余始聞而咄終而哂徐而
後應曰君平固世之名儒才臣也問學該邃文詞
吽雅絃經筵其職也今屈之以百里之任責之以俗
吏之務澳汨於米鹽之煩倥傯於簿訴之委非其宜
也公議惜之固也然賢者未易器也只知爲廟之敦
匜而不知爲農之錢鎛則非知君平者也且所貴乎

士者能樂其所得於天之樂而已樂其樂者憂樂不入於心故待困心衡慮而增益其所不能者非士之上也若君平之樂既全於天而不在於外則何有於困衡而謂遠大之期有待於是耶野哉其賀也賀猶不可況可陰陽之患之憂哉羅州地大而物衆其民羯獷詐狠喜鬪訟抱牒而叫呶者尾相箏於庭日以千計南濵大海州島瀰莽民作奸犯憲在追捕而亡者島鼠竄脫踔不知所跡吏持刀筆僞簿弄章欺詐蝟起偸逋動以萬數是以羅州在諸道郡縣冣號難治并得剛明有威望者莫能剸治選部以君平膺是

任　聖主雖惜其去終亦不留者誠以難其人且試
之也君平嘗一試畿輔未幾去其績不見凡三試邑
初得陝州再得萊州今又得羅州而萊難於陝羅又
難於萊愈試而愈難也萊之政旣加於陝則羅之政
必加於萊愈難而愈辦也進乎此則方伯難於牧守
籌司難於方伯其試也旣不可槩則其辦也又何可
量也然試愈多而難愈倍則君平其可不怵然而益
勉乎哉是可使君平聞遂書其對以贈其行繼以詩
曰
台宿移南服天香限九垓行凌靈浦舶花覆錦城祠

神翰無停牒清氷可鏤碑舊臚知巷曲怊悵暮雲時

五節殉難錄序

吁古今人重死節然死於死之日易死於生之日難何者天下之事莫難於死而亦有易之者自其易之者視之死者天下之至易也但其所以易之者不在於死之日而必自乎生之日平居無事之時自動靜語嘿以至於耳目四體之欲一軌之禮義而不以非禮義間之其始也耳目可黜也四體可遺也自此以往無物不輕卒至性命之重可以怡然而决捨也鋒刃之威可以恬然而順受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所可

能而設或能之匹夫之慷慨君子不取是以死於死之日不若死於生之日斯義也余於李氏殉難錄驗之矣粤在　仁祖朝丙子虜難分沙李相國夫人權氏與子女避兵于江都及陷於冦權夫人首先自刭不殊又縊之卒死長子衛母抗賊中亂矢死二女及長子之妻亦罵賊而死死者凡五人第四子纔十歲抱母屍不去孑立啼號於露刃之林乞得母衫著之親膚而歸相國之妾鄭氏亦自刭求死幸得不死其後亂定權夫人及二女長子妻俱得旌褒其餘以相國之謙抑雖不得盡旌一門義烈之盛殆古竹帛所

未見何其異哉相國之五世孫今判官克誠悉取權夫人以下誌狀及殉節事蹟裒成一冊名曰殉難錄遍求弁卷之文要以張大其傳亦以屬余余雖非能言之士義不敢辭受而卒業得權夫人懿行十餘條皆古女士之行而訓子女式閨閫亦純乎禮義而已余乃作而歎曰此其所以勇於義而輕於死乎相國之世繼有聞人矣相國之名德載列國乘矣在當時縉紳間蔚然有詩禮法家之譽而權夫人之淑哲又如此一門大小固已熏而化之好義如生之可樂惡不義如死之可避其致死也見其可樂而已不其易

乎其易也有素則其難也直遇時而見耳苟如是雖謂之不死於死之日而死於生之日可也如使一時感憤可以勉就則一猶難耳況三四而五乎噫李氏之所易衆人以爲難難者衆則易者稀矣余誠悅乎稀而慨乎衆遂斂衽起拜而書之如此使稀者益彰而衆者風焉

石北申聖淵瀛洲唱酬詩序

險莫若海危莫若舟恐莫若颶申友聖淵之役於耽羅也遇是三者大固疑死小亦病悸及還京師充然其貌曠然其懷鬚髮郁然如昔黑也叩其囊得詩累

百篇皆漂海時與其僚友及書佐解爲詩者相唱酬以樂者也其意方且與風濤相蕩戲鯨龍同嘯吟固已忘險與戹恐也聖淵豈有道者歟其詩清遒軒舉離塵絶垢如禦寇躡風而行也吾聞耽羅古號瀛洲神仙異流往往而遊聖淵豈遇之而學習其羽衣聲調歟噫我知之矣昔費長房學仙於壺公壺公以猛虎恐而試之前日之颶其試聖淵也夫聖淵之學仙有得觀於詩益驗

李氏景遠錄序

古者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家之有史

亦猶是也自古賢士大夫實行大節或太史所採或
碑誌所載至其瑣言細行宜若不甚著異者亦頗出
於雜記外傳如畫以傳神不惟耳目口鼻之大而揚
眉蹙頞偃仰笑罵之狀亦可備其人之全法也是以
魯論鄉黨所記及以杖叩脛及階曰階皆是意也道
無精粗其時門弟子不其善言聖人哉今李君克誠
德中甫袖景遠錄一冊示余盖其始祖以下十一代
先故遺事旁及從先祖若叔諸公遺跡分爲內外篇
不佞受而卒業作而歎曰燉且多乎哉然德中八世
以上殨譜可按七世以下若菊齋若芝峯若分沙若

旁祖東洲洊齋諸公踵武卿相爲國名臣文章德業
徽諸竹帛考諸文藁並皆煒爀轇輵其或仕不大顯
或蘊而不市者亦皆有行藝爲能言者採述而鋟諸
墓道則宜無不足於不朽而是錄所載皆其零金片
玉謂之無甚著異可也德中猶皆掇拾無遺謹書而
不敢怠驟見之但覺遺風餘韻薰然冷然有被人者
矣徐玩而熟味之則皆可以勸忠與孝型家範世徵
而至於吟弄風月談諧朋酒亦皆劃然非衰俗耳目
如振雅絃於巴歈之席峙古器於沽肆之筵廉頑敦
薄之意闇然施於其間向所謂道無精粗者非耶德

中思顯其世德其志孝矣又推其所得將以風一世
而新之是錄也豈止爲李氏私寶也哉不佞引詩而
序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訒齋崔先生續集序

訒齋崔先生遺集旣梓行矣而先生六世孫光璧氏
又取先生朝天錄及詩文遺佚者若而篇裒成續集
屬獻慶弁之以文獻慶應之曰朝天錄世烏可無也
我國士大夫使燕還莫不有是錄而莫先生詳以之
之燕按而跡之雖生客若熟路行師者得之則知堅
瑕險易之所在觀風者見之則知謠俗化理之所自

又況時當 皇朝季葉左璫之獘已滋矣賔旅之怨己興矣蒙韃之釁漸搆矣遼薊之路將梗矣愾然憂歎思周盛時一如曹檜之詩惜乎當時之不知戒而尚貽後人之明鑑朝天錄世烏可無也鄭桐溪交遊顛末又有可以警人者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心之謂也當仁弘以盛名誑一世也微先生孰察其心而早與之絶微先生孰與桐溪險塗相將卒成樹立之卓爾耶詩云招招舟子人渉卬否人渉卬否卬須我友人有良友之謂乎遂感歎而爲之序

桃村李先生實紀序 先生諱秀亨羽溪人順興士林立祠于道溪寧越彰

節書院
亦配享

士有有名之名亦有無名之名於其可以名而立名者其志顯其跡著故有名於其不可以名而立名者其志隱其跡晦故無名賢者初非有意於名也各適其時各行其義而已如殷之伯夷叔齊於其可以名而立名故天下後世莫不知其志與跡一辭稱之以仁人義士此所謂有名之名也如漢之嚴光晉之陶潛於其不可以名而立名故天下後世未詳其志與跡泛稱之以隱逸高躅此所謂無名之名也然有名之名好名之士猶或可勉而無名之名必擇義甚審

守道甚固自喻而不能喻人者之所能也孰知無名
之均乎有名而用心之苦有倍於秉執易知之義理
泰然做將去歟當　端宗遜位　光廟御極之世桃
村李先生棄平市署令入小白山中終身不出世人
莫有能知其意而辨說者也于時先生年纔二十一
且五品微官也非如集賢諸賢受遺托輔幼主當死
生以之者也仕未必爲非不仕未足爲名而猶㷔舉
遠逝若將浼焉豈嚴光陶潛之流歟非所謂於其不
可以名而立名者歟又非所謂擇義甚審守道甚固
自喻而不能喻人者歟用心之苦吾莫得以測知則

寧無辨焉耳先生以勳臣之胄弱冠已登朝 光廟
龍潜時契遇甚厚使先生仕者晉塗何可量也子思
以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並稱其難而白刃可蹈或出
於一時感慨爵祿可辭非終身忍窮餓視軒冕如浮
雲者不可能以此言之先生之事豈非尤難者耶
光廟數存問賜賚而不強致者又何故也亦如嚴光
之志光武成之耶先生之婦翁金文節公屏居龜城
以大冢宰徵不起先生謝京師踰嶺千里必從金公
之鄉而老焉治所居室壁其東南而牖其北北乃越
中山水 端宗遜位之地也先生享年九十四居此

室盖七十餘年用心之苦其或可辨也歟先生之後孫慶澳裒集先生遺事爲一卷屬下倈序以弁之景仰歎嗟謹書此以遺之

謹次舊宅諸賢韻弁寄

淵默雷聲茆數間杜機終日玩鯢桓嶂嶸北牖清風榻畱與千秋砥柱看 右千仞室

春入先生苜蓿盤芳徽何遜採薇山越岑峭碧蜀禽語遥憶滿樓明月寒 右拱北軒

贈參判鄭公實紀序 公諱大任壬辰亂倡義兵後登武科爲體泉郡守

贈戶曹參判

不佞嘗讀鄭湖叟倡義事蹟服其忠烈知我 聖朝
敎導培養之效今讀 贈參判鄭公遺事當難奮發
殉國忘軀與湖叟無異且是湖叟族弟不佞又以知
烏川之鄭忠義根性成一家範自圃隱先生已然非
一時感慨襲取之也公當龍蛇之難兇鋒飈急八路
尾解食祿有官守者往往棄城而鼠竄草茅寒賤之
士死於何有而沫血張拳赴矢石如樂地卒能大膊
强寇復全嶺左諸郡嗟乎豈不賢哉島夷之來千里
連營晝則旗幟相望夜則煙火相接大爲之聲勢而
實犯兵法所忌苟以偏師尾擊之或腰截之長蛇之

首自回矣西厓相公以南軍一萬擊破漢南諸屯之
策實出於此而爲李提督所沮抑不得施用然鄭公
永川之捷乃所以尾擊之也安東屯據之賊安得不
喪膽幾旬充斥之賊安得不狼顧西厓之策見沮於
提督而偶合於鄭公不施於漢南而得行於嶺左賊
懸軍深入將無以善其歸則彼勢已蹙我勢自張中
興之功未必不權輿於是捷豈直如巡遠蔽遮江淮
之功而止哉既又踣之龍宮殪之比安跐于朴淵躪
于太和輒先士卒戰無不捷卒以勞悴成疾臨歿猶
以國事諄諄夢語嗚呼以公之忠勇膽略使得統萬

衆都大師則所成就必不多讓於古名將勳業而所領者烏合所授者卑縣雖竭誠殫力於下厥遐遠之地功爲人所蔽才不爲世用賫志未究而歿惜哉其後因道臣狀聞錄宣武原從功彔　贈至亞卿亦可爲一邦忠義之勸耶公之後孫周弁以公遺事裒成一冊屬不佞弁之以文不佞雖非能言之士聞公之風自不覺起敬於百載之下遂援毫而爲之序以寓忻慕之思云

驄馬帖序

宋生殷緖爲余言其十代祖諱秬永樂間爲司憲府

監察與僚友十九人聯名修稧序以弁之以相勸勉令其帖尚在以眎余余應曰監察古之殿中御史也國初有落簡忝門之規任彈劾糾正之責其選必峻凡在是帖者可知爲一時名士而序文所勸勉又在於勵名節戒僾偯凜乎其風稜尚如戴豸冠乘驄馬呼唱以行動班行之目聳街路之聽噫其可敬也已今已累百年彼十九人之子孫未必皆有亦未必皆藏是帖而賴是帖之存十九人之姓名並不泯沒豈獨宋氏之幸哉宋生謹守勿失異日或有十九人之子孫至者出以眎之也

隨筆新抄序

抄書務精不務多如李陵五千兵可也然抄人之書易抄已之書難奚難能棄之難也以出於已愛之深於人之書語雖工不入於道不順於理必割去之如張巡之食愛妾雖甚憐不顧方可耳余性懶不喜著書平生所作詩文雜體僅六卷散在亂藁棼不理者又可一卷今四十七始抄刪而釐之爲三卷於二十以前百取一二焉三十以前十取一二焉四十以前十取四五焉四十以後至今日十取七八焉豈非逾老而所見益進歟或謂遠者易䟽近者易惜如人情

愛少子而不愛長者是又一說也後此十年或數十年見之未知所棄者又幾何且吾所不棄者又安知不棄於人耶姑識之

孫氏忠孝錄序

忠孝性也人皆有是性或不能然者氣質蔽之也今孫氏一門世篤忠孝自其祖達于裔孫以純行卓節著者屈指八九而未已豈孫氏之得氣質不同於庸衆人歟東方淸淑之氣竆於主屹固已扶輿磅礴鷄林古墟又當國之正東東木也木之理爲仁木之氣爲春理與氣合宜乎此邦之多秀民也然最關於人

又莫若風教孫氏之先以孝感致石鐘之異倡率其家則其風教之被於子孫者雖歷數千載安得不轇輵而浩汧哉得理氣専風教承述忠孝之傳常也非異也人知其異不知其常則惑也然理氣未常變而風教有時而衰爲孫氏之子孫者可不勉歟孫君尚德以世秉示不倦起敬感歎之餘又以是警之孫君以爲如何

楓巖文先生緯世遺集序

士以學問爲重事功文章皆自是推己楓巖文先生始受業於内舅尹橘亭衢已通大義後事退溪李先

生於陶山得聞聖賢相傳之旨訣遂成大儒徜徉泉
石若將終老有天民囂囂之樂及壬辰倭亂間三京
失守　乘輿播越亟往見朴竹泉光前又約任公啓
英糾義旅討賊一語泣數行下曰國家所恃惟嶺南
兩湖耳嶺南湖西皆已淪沒若湖南陷則調兵餽餉
將於何恃本道握帥權主號令者皆勤　王遠去所
在義兵將某與某也皆敗衄賊鋒已及境矣軍民交
走死無告一路莫有人誰何者吾輩亦鳥竄鼠求活
其如國家何其如一路生靈何其如平日讀聖賢書
何我欲死耳公等如何任公歎曰吾嘗謂公懷道潔

藏果於忘世今公首倡大義如此公死吾敢不死遂各歸其家招募子弟少年及旁郡壯士得五百餘人推任公爲左義將先生主謀畫行收兵又得五百餘人軍聲稍振列邑以儒兵少之不肯助糗糧軍飢任公拊先生背曰方今死戰易給餽難公能主餉不乏軍可濟賊可死惟公能餘人不能先生不色難即昂然去責勵守宰激勸富民飛輓繈至數百里不絶故任公卒能與右義將崔慶會及嶺南諸義將合力大聘茂朱錦山間又蹈之開寧躪于星州湖南之得全如唐之有江湖以其財賦爲興復之基若論蔽遮沮

遏之功先生首也賊退先生返初服口不言軍興時事邈然若山澤之臞朝廷蹕之聞于 上上命除龍潭縣令先生以國亂猶未平不辭而膺命未幾賊又大至列郡瓦解守宰及士民挈妻子披藉山谷間先生獨大布恩信團束吏民截據衝要出奇勦擊得全其境賊去先生亦去歸田里先生之見於事功者如此先生少不屑公車業以親命一赴鄉解輒爲舉首卒成進士所作古文詞大逼作者閫域如晦賦哀失鶴等篇發諸性情自叶風騷先生之見於文章者又何如也義理之積而爲忠勇忠勇之發而爲事功文

章又其緒餘耳求先生於事功文章之間而不知師門薰陶之力朴泉涵養之效則其亦識之陋也退陶之學學孔子而已一生言語文字未或及於軍旅之事而獨於先生授以武侯八陣圖法豈不以先生有武侯之才略兼有武侯之忠義可期以武侯之功烈歟惜乎起草莽提烏合不能大展其蓄積所成就止於斯而已也先生著述散佚無傳餘存僅若干篇一斑可知全豹窺先生之學而得先生之心者其不在玆也耶於乎其可敬也已先生子孫將謀鋟梓以壽其傳以弁卷之文屬諸不佞謹以此復焉

送豐川崔使君光壁詩并序

崔君公獻將適豐川若有不豫色不佞勉而告之曰子嶠南人也不南之轅而西之麾宜子之不釋然也然士之仕也將以行道也道苟行奚以地之遠近爲哉嶠南之俗猶有先賢遺風惇孝悌崇禮讓貴義賤利西之人亦已飫聞而艷之矣今子之往必將曰我僑嶠南之賢大夫也導我必以嶠南之俗吾儕幸矣發一號出一令果有以大副其望則其從之也輕子之成政於西州流聲於中朝也將不月不歲而以日俟矣吾以是賀崔君始色和徐而後應曰吾聞西民

羯羠不拘苟能以吾土之俗易彼之風吾何敢不勉
亦何用病是役也揖且起又贈之詩曰
郡邑豊川泠京司水部寒倘非如玉士那得似氷官
落日中堂見丹楓九月看治成應降璽牙笏更朝端

敬齋洪先生魯實紀序

士以問學爲貴幸而遇時兼善天下不幸而不遇時
獨善其身皆問學之推也然兼善非問學不可獨善
雖若一節之易能亦不由問學徒以資性之美趣尚
之高而已則非吾儒之所貴也晉處士陶淵明高尚
其志超然避世固可謂獨善之士而跡其行事觀其

詩集謂之問學之推則未也如麗末舍人敬齋洪先生以淵明高尚之操本源六經之學非苟以一節名者也豈不尤韙乎哉先生妙齡登科侍講經帷陳勉道義殫誠啓沃此其志初豈止於獨善其身而奈何邦錄已盡哲人可卷則遂移疾歸覲于南而素與圃隱鄭先生交厚至是不見而去者惡其不遣歸也同鄉有冶隱之賢而不與之往還不欲標高爲名也勇退之操韜晦之意實合於君子之義今按先生遺集家訓等篇尤可見問學之淺造矣家訓詩曰至誠承陟降庸敬閑飛淪思傳之密旨也愛惜須勿辟物我

固無眹曾傳之至訣也太極詩曰虛中包實理二氣
斡無停有豈云依著無何謂杳冥濂翁之妙鍵也歸
田吟贈許司諫二詩忠孝之根性也猜乎以是見解
之精深行誼之純備擴而充之展而施之何不足以
致澤君民而遭時運之極否悼年命之不永卒之與
淵明並稱而止哉噫使先生不死於麗亡之後則亦
必有伯夷西山之節而先生朝而丞麗運夕而訖孰
知先生長往之意不但在於見幾而作歟旣不能展
蘊於治朝又不能耀節於衰季先生之志業於是乎
益不幸矣然顏淵三十二而死所傳言語不過寂寥

數句聖人以殆庶稱之今先生所著述雖不多視顏淵尚多雖不遇聖人許文敬公當世之名賢也而許之以誠正之學忠孝之職斯不足以不朽先生哉况一鄉章甫慕義立祠至今尸祝而俎豆之先生之風庶幾與山水而長遠乎先生裔孫承文正字宅夏裒集成書來請弁卷之文不佞以執鞭忻慕之心不辭而樂爲之序

耕隱李先生遺事序 先生諱孟專與漁溪趙先生旅觀瀾元先生昊梅月堂金先生時習文斗成先生聃壽秋江南先生孝溫並稱爲生六臣云

世之譚節義者以生死分別難易惑也殷有三仁爵

祿可辭與蹈白刃等則吾將孰易而孰難哉粤在景泰乙亥以後如成朴諸公受集賢遺托者不仕而死固也如耕隱李先生及梅月堂諸賢何有不可仕之義而或托聾盲或陽狂終身遁跡而不出耶托以聾盲者古或有之而李先生之稱疾三十年使妻子家人不覺其非真則其用心之苦守義之堅比諸殺身成仁於一時者果孰爲難易哉難易姑勿說如欲分別而二之惡可乎哉先生所處之義差異於成朴諸公而秉執之節自同於成朴諸公殆難與俗人言亦不可使俗人知故謝絶賔朋則曰爲修養也朔朝朝

日則曰爲祈禱也惟與金叔滋先生道義相許佔畢
齋以故人稚子來拜床下則語必窮曛夕娓娓當時
之知先生心者惟佔畢父子也後世之擬先生節者
亦惟成朴諸公也嗟乎豈不賢哉先生仕 世宗朝
歷職翰苑諫省非不顯也中歲見時事艱危力求
外補則見幾之不終日也孝親以誠生事葬祭一遵
禮經則移忠之所由資也廉儉寡欲固窮安貧逍遥
丘壑九十乘化則又豈非樂天知命不憂不懼之君
子人乎未可以一節槩平生也先生歿後數百餘年
肅廟在宥褒尚節義成朴諸公旣祠享矣先生亦

因多士擧幡建祠于善山咸安至蒙宣額致祭之恩
今 上五年又贈之以崇秩錫之以美謚永川龍溪
之祠亦先生之所俎豆而今又與梅月堂諸賢並享
稱以六先生祠於是乎 聖朝旌善勸忠之方殆無
遺憾而先生之隱德徽旨揭日星而光宇宙矣先生
之遺稿佚於兵火先生之裔孫猶龍甫掇拾數篇兼
以附錄編爲一冊求文於不佞以弁之觀其色頗以
篇什之寂寥爲恨不佞語之曰無傷也人之愛慕賢
者也以必問長短肥瘦嗜好之心雖咳唾之末有不
寶惜者乎有聲而無詞者詩經不遺況有詩而不多

不足千古歟遂感歎良久謹書此以復之

送嚴生尚寬序

禮記有朝不坐燕不與之文而貴臣賤臣之間處義自不同也孟子有傳質不傳質之訓而朝士野人之間處義又不同也今以野人之賤而忠義奮發捐身殉君能辦貴臣之所不能辦則其人之賢高出於人也不知幾許萬丈又奚貴賤朝野之可論哉昔當端宗大王之上僊於寧越也寧越旁近州縣之大夫孰非食祿之臣而畏禍励勦莫敢念及於東園方上之役獨

贈參判嚴公在其時一鄉吏耳雪涕悲號

一死自矢衣衛以殮之椑櫬以斂之廣輪以藏之倉
卒半夜之封築永作千歲之喬陵嗟乎苟非天生忠
孝之性剛大之氣光乎日月之難掩卓乎山嶽之難
撼豈能挺身效節於危疑震盪之際而不慴不沮哉
不佞髮未燥已誦其義往年過寧越訪其子孫士人
曰有外孫亦姓嚴者在此不佞始疑其直孫托言外
孫以避世禍耶何其亦姓嚴也今年遇醴泉嚴生尚
寬於京師乃參判公十一代孫也實主其祀其他支
孫亦衆多云不佞又喜忠臣之有後而得與之相識
也參判公䏍禍而逸於醴泉其子孫仍居其地或散

在清州儀淪於編氓　端宗復位之後　先大王命官其嗣孫今我　聖上亦有是命時未甄錄有司責也同時有成先生三問朴先生彭年河先生緯地柳先生誠源俞先生應孚李先生塏六人同心一時殉節公議旣伸六先生皆得褒贈祠享公亦累贈至參判旌閭于寧越舊居六先生祠實在其傍今因祠宇之改修　上特遣近侍致祭並祭公之旌閭意甚盛也嚴生不勝榮感將往赴祭班告行於不佞不佞以慕義景仰之心不可無一言爲此序以贈其行

送洪侍郞良浩燕槎之行序

異端之說其始也甚微如涓涔燽火卒至於滔天燎
原而不可禁惟明者睹其始而絕之愚俗之見昧焉
楊墨之害不及於後世孟氏之功也其他老佛莊荀
之說不遇如孟氏者遏絕之故得肆焉至今禍天下
國家可勝痛哉今聞為天主之學者盛行於中國雖
未得其說之詳其本出於西洋國利瑪竇㕥西洋人
工於推步曆象圭臬等器制作纖巧絲毫不差利瑪
竇尤其詭譎瑰奇人也中州之人驟聞而創見之無
不嗟異酷信駸駸然流入我國我國學者論天人性
命之理者往往以其說為宗而古聖人賢人之論幾

乎弁髦而不知省噫嘻其惑之甚也盖嘗論之外夷諸國其壤地偏側風氣踈散故其民多奇巧淫技葛盧之識牛鳴犛軒之出眩人卽其驗也西洋去中國海道數萬里又其鴂舌之尤者非可與論於大道而所能明者偏曲而已以其善幻多怪人皆誑惑使孤魅遇張華安能遁其形哉明於推步亦偏曲之知也見其如此遂信其知道可乎夫穹然在上者天也以功用謂之鬼神以主宰謂之上帝存乎人則所賦之性是也在乎事則當然之理是也尊性而居謂之敬天順理而行謂之奉天神而祭之不過除地而郊而

已今乃殿宇以嚴之圖像以明之使上帝之尊下同於一鬼其爲慢天褻天孰甚焉天下之人一溺於釋迦再溺於利瑪竇鬼恠肆行妖說誣民幾何不燃臂臠肌以爲事天而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古先王大經大法終至於廢壞而不修爲吾徒者其可立視其如此而莫之救耶今我洪侍郎漢師儒者也讀聖賢書者也以副价入中土也余竊有望焉幸其說之未熾也以事天之實在此而不在彼爲燕之學士大夫一誦而曉解之其間豈無悅吾言而從之者歟設或不從立一赤幟使天下之人咸知我國有賢大夫獨守

孟氏之傳而不惑於邪說則亦吾道之光也子其勉
乎哉

李氏傳家寶帖序

二南之詩槩多賢德婦人所爲發諸性情之和合乎
彝倫之正其應也又必福祿以綏之子孫以緜之天
之報佑有德其理有不可誣者花山李斯文宇標一
日來京師以其家寶帖眎不佞曰此吾五代祖妣張
夫人詩翰也夫人以敬堂先生之女歸于吾祖石溪
公孝謹柔順恭修婦職家人知此而已不知有詞藻
筆藝也洎乎晩年此二帖始出一則夫人在髫齔時

爲鶴髮詩三章以哀鄰嫗之送子行役者而詩旣清婉筆亦精妙一則夫人所作二絶石溪公嘗題于紗面而其婦朴氏加繡其上又龍洲趙先生以石溪公有丈夫子七人譬之荀氏八龍故乃以八龍環繡其傍以志其盛者也噫吾輩藐然裔孫所以著存而愾僾者惟是帖賴焉見鶴髮之帖則祈父尸饔之歎陟岵予季之懷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其兼風而雅乎況心畫之正乎手澤之寄乎況夫人謙德蘊而不夸又足法乎見八龍之帖則以夫人之詩得石溪之筆又得佳婦之絺繡八龍之環衛怳如中堂琴瑟春萱兩

茂蘭玉森列而鸞鵠並峙也吾輩感慕敬愛之深將以是千古也子盍一言以序之不佞起再拜復跪曰於乎嫩哉古有史官採詩之法今亡矣不然鶴髮詩其爲東國之正風而古所稱女中君子夫人庶幾乎宜夫人之壽考多男以膺祿也敬身學聖二篇不惟作家訓足以警百世米家蓄尋常書畫猶有虹月之異況德音不瑕如金如玉宅日人望見洛江東畔有瑞彩一抹浮天吾知是帖之居其下也謹書以爲序

退潤申公倡義錄序

不佞嘗讀我東三國史力戰死節之士多見於新羅

史新羅今之嶺南也其地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
如古所稱雍州之俗宜其見於史者如此也喬玆以
降及乎我 朝凡有寇亂義兵之起多在嶺南如壬
癸八年大搶罔勿説 英宗戊申三月逆豎稱亂不
踰旬而破直一小寇警耳嶺南諸郡士大夫莫不奮
義倡率荷戈而爭先于時退澗申公濂年近八十特
粥爲命義城鄉兵素服公義推公爲將而來起公公
奮曰吾世受國恩吾雖耄矣敢畏死哉遂正色登壇
部署齊整號令嚴明飛書以告觀察號召等使將鼓
行而南討意氣毅然雖以賊兵尋破仍即罷歸是舉

也何愧新羅遺俗哉然而曰士俗而已則未也又不有師敎乎哉曰師敎而已則未也又不有天得乎哉嘗試論之雍州之俗不有文王周公之作興則曷以致雍淵之風嶺南之俗不有晦退諸老先生之敎則曷以成禮義之鄕同其士俗而或有不能如其俗者同其師敎而或有不能如其敎者天得異也三者備而後公之平生始可以言公古學士達道之孫學士嘗甄大義斥虜和立名節者也氣脉風采固有承受講學習禮充養素厚生而性孝誠愛篤至十五歲時有強盜數十人夜伐室公蔽刃衛父突圍求母至創

遍體而血流蹥噫舞象之歲已能捐軀而殉孝歌垒之年豈不能仗義而奮忠乎土俗之美師敎之懿嶺南之所同然而又如公天得之良者凡幾人哉欒共子所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致死焉者公實以之求忠於孝不其信歟公之孫鳳朝以戊申倡義錄一冊來眎不倭求文以弁之不倭受而讀之凡在錄者皆一鄉義士可不沒於世且其約束之中嚴條理之纖悉正所謂仁義節制備焉者也不待交鋒合刃而勝已形矣詎不韙哉遂感歎而書之如此

唐李漢爲韓文公文集序有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後儒多改以載道之器不佞竊惑焉文之載道云者猶車之載物云耶車非物也物非車也誠如是也文與道亦可分而二之歟文與道貫然後乃可謂之文孔夫子所謂斯文之文是也非若後世詞章道外有文也孔孟旣殁斯文遂喪韓文公崛起千載之下能泝其流而泝其源言語文章皆本乎道非李漢此一句不足而蔽之何可改貫道爲載道也在我東則佔畢齋先生之文亦庶幾焉耳我東地雖夷陋其民亦遊於聖人之道而日用而不知故爲文士者亦不知以

道爲文麗末圃隱鄭文忠得斯道於聖人之遺書傳之吉冶隱冶隱傳之江湖公江湖之亂則佔畢齋先生也先生學於家庭行修於身道得於心本之以忠孝衷之於禮樂推其蘊而發之爲文章則汪洋富博蔚然爲大家數一洗羅麗之陋返諸正始之雅至於詩律少有天才弱冠已有盛名鴻儒鉅匠皆爲避一頭地或願爲執鞭倘非理實而趣遠發盛而味雋使人望之有可以歛衽而屈膝則爭名之士豈肯甘爲之下哉吟弄風月雖若詩人之末技道無精粗焉往而不在詩三百篇皆是類也烏可以草木鳥獸之簿

而忽之哉挹其清如旨酒之醺酣聆其韻如大樂之動蕩納天地於冲和軌民物於中正則先生之文非所謂貫道而成者歟雖謂與昌黎氏相伯仲不爲夸也况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教育英才遠近坌集誘掖作成爲世名儒者殆難僂指而金寒暄鄭一蠹尤得其眞正路脉有以接乎洙泗濂洛之統而靜菴晦齋退溪諸賢接武而繼起使義理之學大明於東土苟論繼開之功曷不歸其盛於先生哉且受知 成廟出入經幄朝夕納誨裨益弘多擢置館閣躋于八座展布所學贊襄治道則笙鏞黼黻之美廩廩乎郅隆

之世而人多妬媢義在明哲謝笏南歸終老丘園雖
寵賚優蕃恩召鄭重而終不能挽回其遐心使蒼生
興無祿之歎四方之人覩其德如景星鳳凰誦其名
如泰山北斗士趍之端民風之淑自歸自化於不言
不覺之中又豈少補也哉身後之禍吾道一否而剥
復循環理之常也剥不幾時而復爲久長則何足爲
先生病也所可惜者先生全藁梅溪曹先生嘗編次
矣禍作之日家室蕩然書於何有僅傳於世者十之
一二而道苟傳矣先生之書猶在也書多少又奚論
也刊行數百年迄無弁卷之文今先生之裔孫一精

甫來請於不佞且以先生年譜屬之曰子其勘正之不佞辭以非其人卒不得辭者雖未得御於先生今得爲役於先生亦後學之一幸故也遂敢爲之序如此

善山金氏族譜序

我國士大夫多未詳其祖先而詳於子孫者氏族譜興於中古故也譜成旣久後生益繁則不得不續成而繼之此善山金氏之舊有譜而今又新爲之譜者也金氏始祖生於鷄林自順忠君以後始爲善山之金綿世千年雲仍蕃昌名儒碩輔磊落相望龍巖之

節義佔畢之文章又若文戴若新齋若省菴諸賢皆耀名德於一世流聲聞於百代赫焉爲華宗名門遺澤之所覃餘蔭之所庇宣其子孫昌熾蕃衍譜牒浩穰至於連篇累帙而未已也然服盡則情竭故自朞功至於路人勢也世遠則澤斬故自閥閱至於編氓亦勢也苟知爲路人之可慽則敦睦之誼不可忘也苟知爲編氓之可恥則繼述之道不可忽也且爲賢祖之孫者小善難以名小惡易以辱此又可懼也金君濱精譜成屬余序余告之以此使之歸語其宗金君踧踖汗出起再拜曰敢不敬蚤夜自勉而勉吾宗

遂書其語爲序

浮橋燕喜詩序

誕惟 顯隆園之遷奉也 聖上命造浮橋于漢水橋成奉 靈轝以濟 鑾駕亦由是橋行幸安重平允若砥若磐萬姓嗟異百僚歡幸臣獻慶竊歎曰昔周文王舟梁于渭然考之地志灃涇潦沮會同然後渭始大在岐山下則固小水也今漢水縮上游四大江而並之溝澮澗谷之湊不可殫紀廣袤濶遠非比渭大功役之難于周有加而命下之後羣公奔走效職不浹旬而告訖窿然其高坦然其順迤然其長也

此實我東剖判以來所未有苟非聖神刱物之智固
無以及此而在 聖孝愼終之義亦無憾於大事歌
頌讚美宜不止於大明八章故臣獻慶作詩千有餘
言以詠歌之其後 上賜宴于浮橋之上臣有隣臣
昌順臣有防臣有大以敦匠諸臣與焉臣尚集臣漢
豐以修橋提舉與焉臣文源臣顒之以 園幸定例
諸堂與焉臣獻慶以特敎往焉郞官從遊者臣東閔
臣烷也酒醴如澠肴核如陵歌管喧沸粉黛隊進惜
浦日之西沉喜嶺月之東嗣窮晝竟夜極歡而罷傾
都來觀傳爲昇平盛事既退拈韻得橋字各賦近體

一首臣獻慶又爲之序旹則屠維作噩嘉平月十六日也

仙園禮畢讌賓僚　聖孝神功驗此橋彩鷁飛來滄海口卧龍橫壓大江腰盃盤送臘花勝攢歌舞連宵火樹搖酬報渥恩無别事還將寅協勉同朝

龍洲趙先生年譜序

龍洲趙先生年譜其胤應敎公所編也久未刊行一日先生之曾孫守簡與嶺南章甫將謀入梓走一簡請弁卷之文於不佞不佞復之曰噫先生古之遺直也志操則壁之峭也言行則玉之粹也立朝讜諤名

載史策流風所及可立懦夫若文章之峻潔勁正薄
儀曹而追孟堅者又遺稿累十編在尚何待年譜之
行而不朽先生哉且吾高祖松沙公暨觀雪眉叟許
氏兩先生從先生游甚密以道義相推詡眉叟自叙
可按也眉叟以剛果許吾祖以廉介稱先生斯二字
足蔽全德又何加焉然而曰人之愛慕賢者欲知長
短肥瘦嗜好之心自不能已况乎幼學壯行之序仕
宦升黜之跡藏修游息之所降生歸化之年又何可
不知云則年譜不可闕也又曰子孫之心目必有所
著存然後僾僾如見之思生後學之瞻記必詳其實

蹟然後高山景行之誦作徵而至於廐焚鄉儺記之
惟謹所以垂典刑而眎後來若親炙而薰之云則年
譜不可闕也又曰先生與吾祖交莫逆非直姻婭之
好同年之情而已則知吾祖可以信先生知先生可
以信吾祖先生名德之益彰其亦吾祖之光也云則
吾序亦不可闕也遂作而爲之序且戒之曰向所稱
眉叟自叙中句語不可不附錄於先生年譜之末此
柳宗元先友記之遺意非爲吾祖華實先生華也

送尹侍郎 尚東 以謝恩副使入燕序

往在甲辰冬我國大夫以謝恩使赴燕今年尹侍郎

尚東又以謝恩副价往謝恩使一也何悲歡之前後異也邦人大小孰不飮涕而齋慟乎然天心悔禍邦運開泰高禖已報休祥矣太人已告吉占矣予登醫巫閭之山或碣石之上回望箕尾之野必有虹流于渚電繞于樞予於是乎變嚬咻爲歡呼喜色津津在眉額閭燕之太史亦必告予曰子知子國有是祥否子行矣東還之日吾當與子酌酒相賀賀吾東方億萬年惟休也

順庵安君百選詩序

禮之用管攝人之百體以靖其心志樂之用動蕩人

之七情以暢其氣血故禮主外樂主內然樂崩盖久
矣其器已亾其敎不傳其聲音律呂獨存乎天地橐
籥之中爲風雨之嘯號草木之蕭瑟鳥獸之嗥吟而
詩人得之以宣其思以詠其物歡欣悲慕憂愁幽鬱
莫不以詩而洩之至於力排元氣巧奪眞宰則匹夫
而動天地單辭而感神人與樂所掌仲尼所刪尚矣
勿說漢晉以來至于叔季作者代有詩道相傳亦足
以補樂之敎殘缺而志於道者所不棄也順庵安君
百順裒集百選詩七卷投示不佞求文以弁之不佞
謹受而讀之七編之中衆體具備每一體以衆家之

言彙以類之各滿百首其亦多乎哉或言安君當世之名儒也於儒者書採掇補苴惟日不足詩於何暇安君豈欲爲詩人歟不俟曰不然昔胡澹庵以朱紫陽寘諸十詩人之選紫陽耻之不復爲詩然紫陽感興詩高出於陶靖節陳拾遺之上君子雖不欲以一藝名何嘗不爲詩也且世無伯牙而未嘗無琴世無奕秋而未嘗無碁曾謂風雅三百篇之後更無詩人乎王者作後世之詩亦必使太史陳之以觀民風伶官採之以被絃歌烏可以世級之漸降而忽之哉噫後世詩人間有學道者其言亦往往有幾乎道者冲

和之辭比於廟瑟慷慨之音甚於燕筑豈不足以追
古樂之餘響養時人之性情也哉安君抄詩之意斯
可以默識也衆家之言或甘酸同器則學者欲專習
爲一家言者容或病之而漢魏之淳真陳隋之靡曼
唐之聲色宋之理趣同一編則覽者指之可以論其
世也青蓮之豪俠杜陵之渾厚子厚之峭刻用晦之
輕儇同一編則覽者指之可以論其人也古太史考
治亂辨得失行勸懲之法又安知不隱然於其間歟
姑以此序之質諸安君百順

嶧陽文先生景虎遺集序

噫宇宙間惡可無嶧陽集哉虞夏商周以來聖人賢人之書皆所以明彛倫也彛倫明則人不明則禽獸人有一言苟可以明彛倫而裨世教則皆可附之聖人之籍外此則雖藻繪煥爛月露清新奚益乎哉古有嶧陽文先生大嶺以南豪傑有道之士也嘗陳䟽直崔守愚寃國論者賴焉當鄭仁弘盜儒名誤一世也先生與鄭桐溪俱師事之及光海立賊臣李爾瞻用事而永昌君死桐溪抗䟽請借尚方劒遂下牢狴竟竄絶海時禍色焚如人莫敢嚮邇而先生不爲之怖貽書與詩以罪爲賀　西宮廢議作仁弘陰主之

與爾瞻和應先生謂曰何不絕爾瞻屢諫不一諫冀
其感悟初書曰以子廢母寧有如許道理乎再書曰
昔韓魏公告英宗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
大舜爲孝豈其餘皆不孝哉父母慈愛而子孝乃常
事不足道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爲可稱今日
之事設以舜處之應亦有自盡之道也仁弘又以幽
王褒姒之事問之則先生引通鑑外記犬戎弑王並
殺褒姒之文以折之曰褒姒之死非平王即位後事
也仁弘大怒嗾言者螫之信如呀犬或稱背師或稱
黨逆先生一身出入於羿彀吉網之中而凜凜墜地

之彝倫賴以撑持則喬嶽如也當是時白沙相公收議一篇直五六行而已而天下之爲毋子者定先生責仁弘二書又奚奚多讓乎哉其他詩文皆淸遒蕭灑脫然有出塵之想先生殆非俗人乎不俗則無慾無慾則剛使生孔子之世孔子必不曰吾未見剛者也剛正之氣鍾於是書至今烈烈有秋霜皦日之輝宇宙間惡可無嶧陽集哉今因其裔孫再博之袖卷而來授斂衽而讀擊節而歎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執鞭以從之也

敬次湖叟鄭先生紫湖精舍詩韻并序

往在龍蛇之亂倡義之將多起於嶺左右世以忘憂堂郭公再祐爲稱首郭公用兵如神功烈最著槩是雄偉奇傑氣節慷慨之士也律之以君子之道則不能無出入焉同時若湖叟鄭先生功烈略等而至論君子之高處則遠出於郭公之上殆難以一二籌計之何者先生以圃隱之旁裔克守其家學讀書求志敦行孝悌所師友者乃芝山旅軒蒼石諸賢則所存於中者固已粹矣聞 六龍西狩三京俱陷以草野藿食之賤奮鼓忠義左袒一呼千人響應感之永川而永川復蠲之慶州而慶州全使賊踣中斷西略之

詩曰
敵愾誠潑若捍頭明霜志節凜横秋齊聲義旅咸能
奮乗勝驕酋始欲愁丹劵不登三郡績白鷗同下大
江流辭官蹈刃猶餘事道講中庸死乃休
白㯽堂鄭先生 王良 名行録序
冬笋氷鯉之異於理爲不近故讀傳記者往往疑而
未信吾東方耕齋鄭先生以孝感致白㯽之異縣令
親見而圖上于營司以至轉聞于 朝旌表其閭載
諸三綱行實之書信而有徵如此尚可以妄誕而疑
之歟白㯽信則冬笋氷鯉亦可信此奚理哉噫天地

之理有常有變常則人皆見聞之變則無窮而不可測人以見聞之局竊竊然議之曰無是理也其可乎哉簫韶成而鳳儀春秋作而致麟鳳麟豈常有之物也后稷之生也鳥非保姆也而覆翼之牛羊非不踐生物者而腓字之舜田歷山象耕而鳥耘王裒號泣墓樹爲枯此皆理之不可測者而見於經史則信之經史所不載則疑之其亦識之陋也鄭先生生於名祖賢父之門兄弟二人事親至孝親歿之後白眉以毀死先生喪三年畢猶不廢朝夕饋食之奠以母夫人生時嗜棗廣市而蓄之作茶以薦之無一日或闕

偶一不繼則先生伏廟庭號泣達夜大明視之有棗
七株當冬沍之節挺生于廟庭高數尺許結子甚繁
色皆白先生摘而薦之其後六年先生歿棗亦枯死
此固理之變而人以一心之頴動天地之孝者誠而
已誠之所感如鐘鳴而谷應則謂之理之常亦宜然
在先生特膚末非根本也同時有治隱先生爲之師
翠琴軒朴彭年迎鳳軒柳誠源竹溪鄭昌橒軒李石
亨八溪鄭惾諸賢爲之友李學士濟臣爲之記洪相
國淑爲之碑此皆國朝人物中非鳳則麟其爲瑞豈
止如白棗之異而萃於先生之一身何待白棗之生

而表先生之名德也哉孟子曰信於友有道事親不悅不信於友矣先生之所師友如此則悅於親可知宜乎感應而致祥也先生之裔孫道弼甫袖先生名行錄請余文以序之余感歎而應之如此余雖非達理者旣道其變卒反諸其常

暘溪鄭公好仁遺稿序

夫學爲文而文者不過偷竊古人之糟粕務爲糚炫姣麗之態如擊水而蹝珠機木而飛鳶非自然也若乃性情之所發揚氣節之所塗漏器局之所涵瀋蕩然而春敷巖然而山立隱然而壑藏不待彩而明不

待鼓而鳴不待櫛而蒸者此皆自然成章君子之所
趍尚也暘溪鄭公幼學於孫慕堂之門長就蔌軒先
生薰陶而擩染則如其性情之正也丙子之難忠勇
奮發糾義旅偕作則如其氣節之高也鄭相國維城
期之以公輔臨亂全沙西許以將才一時鎭帥交相
徵辟要置幕府在朝廷處州郡皆以能幹稱則如其
器局之大也今讀其遺稿只若干卷耳猶足以知全
鼎之味者以一臠之雋美也如德淵雜詠清婉澹蕩
唐宋名家不過也墓道文皆有古人矩法𨾏體如神
明舍記詞理圓好此何嘗學爲文而文耶以公性情

氣節器局之閎且懿而發之自然則非所謂君子之所趨尚者歟不佞每讀湖叟栢巖遺事未嘗不膽張髮豎喉吻間咯咯吐悲嚱忼颯之音今蹟公之譜系實湖叟之孫栢巖之從子祖而又孫叔而又侄何其一門之多賢也其答舍弟好問書意氣慨然祖若叔風烈自在盛矣哉足繼也無忝也使公颺爲世用其功績何遽止此使處而專意於學問文字之間則遐不睎顔遐不闖藝垣大門戶耶人亦不畀其位天又嗇其年命也夫序其稿也重爲之三歎也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目錄

記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記

枉澗亭記

家大人宅龍邑之六載戊午與邑君子謀爲山水亭觀之樂焉邑君子僉曰吾土之山水大有佳者佳則皆有主而所遺則皆不佳也家大人曰何必待佳也佳者未必樂也人苟樂之其孰不佳也後乎吾居者山也雖庳可以登陟而遊也前乎吾居者水也雖淺可以浣濯而忘憂也山之西水之東有田數十畝拓而營之池之閣之又可以盤旋而自娛也是歲六月

日癸卯迺儆工事見者咸止之曰是壤也卑淤不燥
樹蓺之利而匪遊觀之所宜設也澗且旱常絕涸不
可仰以池也諫者日數十諫不聽則笑之笑不聞而
鳩材董役日督越七月哉生魄工事告訖傑然而軒
宇抗汪然而陂瀦漲儵然而名木列雜然而嘉花發
除有環水岸有懸流有磯有杠有泓有溝槩之滌潔
朗豁樸而不陋美而弗侈也旣而落之速而致者聞
而至者始之諫且笑者咸樂而觀焉曰昔者山不見
秀也今若崒然以增高昔者水不見異也今若瀸然
以增淸昔者麻麥幪幪今也池宇煥煥昔者孰謂是

之偃也今也孰謂是之不偃也於是名其亭曰在澗之亭據其地之實也名其池曰躍金之池志其夕陽之景也名其池旁之小池曰貢玉之池川禽之所登也循除之水曰不息之泉泉之泓曰半月之渦不息以德言也半月以形言也跨泉而橋曰大魚之杠俯潭而磯曰取適之磯大魚言爲形似魚也取適言所取非魚也石之戴土于池中者曰凝翠之島以其上植也怪檜之植于庭者曰淡歡之山自有記於是賓客朋友多以異花名卉獻遺之間致千里之植澤人致其朱赤可育之魚亭成久無記越三年庚申小子

獻慶白請而爲之曰夫亭之址蔽於古而顯於今其蔽則不知其幾百年而其顯則乃千百年而一幸焉非地之有數於遭遇而然耶觀於是足以見豐悴之不可常而得喪之不足慮也亭之始營諫者幾人笑者幾人不聽不聞廼底于成觀於是足以見毁譽之不足恤而守道之不可不確也亭之制苫簷穹然如繖之覆物也有居上庇下之道也四牕敞達無隱於內無蔽於外誠而發其明也室隅內方而軒形外圓方其志圓其行居危之事也觀於山可以安仁觀於水可以利仁君子之所樂也其他一勺之泉一拳之

石鳥之飛魚之泳與夫草木之花葉雲霞之變幻風月之色韻皆可以觸遇而窮理隨觀而存警其有得於斯者豈少也哉且衛之碩人有在澗者詩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是已其所謂弗諼者弗忘其樂也夫碩人之樂不在乎澗誦古人之言而求古人之志學古人之道而行古人之事而已其樂在乎中而不在乎外則雖遺其外不病也然則其於是亭也何待哉雖然居之於人固非所以定其樂而亦有以知其樂是故處於市者鮮有非誘於利也適於朝者鮮有非鶩於名也若夫窮谷幽澗之中

鮮有非無求於名與利者而往焉然則欲知吾家大人之樂者其於是亭求之則幾矣記之月日壬午癸丑

淡歡山記

山有鉅槐株高可仞大可數十圍者人不知其幾百壽霹靂摺之風雨踣之禿榦朽條纍纍若峯巒之狀者挺列于其巓余則異之運致之庭竪而築之被以草木乃山也遂取蘇子瞻假山詩泠淡爲歡味自長之句名之曰淡歡山或者曰世之居城市而遠山林者不得乎眞而求諸假則有之矣今子山人也藩子

之居者皆層峊絶巘四時青蔥厚可以玩遊高可以
捫登朝夕煙霞之氣可以吸而餐也奚子之不足於
是而復求諸彼耶余曰不然彼實不得已而余則得
已而不已不得已者其情緣乎境得已而不已者其
樂根乎性緣乎境者旣得則息根乎性者多有而不
饜子欲以彼之意而諫我之不饜則惑矣又吾庸知
其眞與假耶山之爲物本淡也而是山尤淡淡吾歡
也吾坐而憩滴乎其煙翠之如浥也吾對而睡窈乎
其巖壑之若瞑也無臭味而悅娛不聲色而笑嘻淡
可歡耶淡而有不淡者存乎彼富貴利祿世人之所

同歡也而人苟有獨不歡於彼者則其所歡者必在此歡之所在則味之所生又何必淡云乎哉雖然吾之所謂有味世之所謂淡也名汝以淡世無由嗔余也遂記

松亭記

不待瓦與茅凡可以蔽天陽而庇陰于人者皆可謂之亭此吾松亭之所以名也是松也自在稚時昂藏詭古有老松之稱歲既久幹益大根益盤枝益樛以曲葉益繁以密上如繖蓋下則穹然植吾庭下適十數年已能受三兩人坐猶必解冠俛首鞠躳而後出

入以一歲所長尺寸驗以率之更六七八歲可不解冠而俯首出入有餘受人數亦可倍之或諷余欲斧之曰正直孤高無所依阿松之性也斯之不然委曲糾結好循人意無乃非性之正耶余應之曰噫松譬則君子也君子之道何常予正或經或權或出或處無非正也在魯有柳下季在唐有狄梁公道若屈志若陋跡若汚救世庇民惟正之歸今吾與子遊於是松之下炎暑得其陰凉風雨得其覆蓋竟晷連夕無所畏懼非斯之功歟可直可曲不失其正者松之德也彼方病其庇覆之不博日盛而未已安知夫其枝

之曲直子去矣不去將爲松崖客慙而退余憤乎世人之不知而輕議者於是乎題

簡素齋記

李君汝弘舊家于西原之山東扁其小齋曰簡素請記於不佞應之曰齋之名簡素何故簡之道不可以孤行必有以相輔而成故在易乾坤之德則又必易也在書敎胄之道則又必無傲也在孔門論士之行則又必居敬也或相配也或相矯也然後其德始備而救其偏而納之於中今君旣取乎孔徒小子不知裁之目衛侌官輕世傲物之詩於中行固有愧矣又

繼之以繪事之所先則質而已不及乎文也非彬彬君子之道也惡覩所謂或配或矯者歟君曰子言似矣抑未喩吾所指也吾觀聖人之道其始也簡與素而已自簡而至費自費而至氄自素而至文自文而至僿皆道之弊也然時日益多事世之理民物者雖欲厭其氄與僿固未易遽去也吾隱者獨取太古之簡素以治吾一身奚不可也行簡則不濫言簡則不爭食簡則易飽衣簡則易製無往而不安簡也而又持之以太素皦而不累儉而易守吾誠樂之且素非一義易之素履中庸之素位孰非吾志之所存也不

俟聞其言而善之書以爲齋記

杞井記

法華山之一麓曰蒼山山下有泉脉湧出村人坎而井之在余屋後五六步武之內夏寒而冬溫非大旱未嘗絕涸余與一村賴之余謂水之用止渴而已上世汚樽而抔飮安知水之優劣哉性止於不貪盜不狂酲味止於不螫喉不反胃足矣後世陸羽始論其品第乎泉相至數千里置驛以取惠山泉豈非惑且謬哉是泉也余不知其品陸羽茶經以山水爲上則安知非上品而視乎泉相數千里遆傳堇致陳水一

臺者所得孰多也余誠飮而樂之又聞杞根浸水飮
者皆壽故多種杞枸於兩傍庶幾歲久之後老根盤
屈於井底余與村人同飮其汁以致壽也客曰子於
一坎之井亦思壽民子其仁者歟余應曰仁則吾何
敢雖然使長世者推吾說而大之安往而非是井也
國而天下可也客喜請記之余笑而從之

不寐軒記

前侍郎蔡君伯規之居憂也以其先父母之藏在竹
山歸老其下計以早晩顧未爲可居也擬室而扁之
曰不寐軒屬其友李夢瑞而記之或謂軒未成而扁

已蚤矣又何記焉志之必可成也名之必可言也有
其志有其名則成與言吾奚蚤暮之也迺復之曰不
寐云者非取諸周雅之小宛乎其詩曰我心憂傷念
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盖兄弟傷時亂而疾痛
呼父母之辭也由是而類之人孰不慕其親而至於
不寐者其皆有憂傷鬱結所不釋然者乎或幼而孤
或先貧而後富或以所業試有司企踵取高第要爲
之榮而後之者也或殯斂之闕其具若失其禮而憾
且悔者也或先故有所傳緒與業而不克述以羞者
也今君有一於是而云然哉余甚惑焉今日盛際也

小宛之怨時不可也旣君之老白首而兩大人適順其天年計其所得致歡之日四紀其視幼而孤者又何如也少而登第受知　聖明入則贊籌於廊廟出則建牙於州藩金佩纁服施施在側寵榮而悅娛之旣又推其恩而封秩加焉葬祭皆以大夫嘗以親疾申懇于朝竟得腴郡以濟醫藥之費則豐養而厚送不暇言也文章先業也世掌藝垣之衡殆若古之以官氏者而洎乎先大夫業無不繼而附于蔭途遺施於君始乃並述其業與職赫然爲華國手孰不謂能子肖孫也雖以曾子之所不能有餘者而視孟子所

論得之爲有財子思所言善繼善述蔑不兼而無不足矣於君尚未恔乎而乃與彼憂傷鬱結有不釋然者同其不寐奚哉彼固不可寐而君可寐而不寐君其有高世人之孝乎自皇皇望望以至於愾然僾然皆足以不寐況於軒成之後丘壠之荒凉而霜露之悽愴乎楸栢之蒼寒而烏獸之嗥吟乎于斯時也以君之孝思暇計其所不同於彼而不同其不寐歟以是扁室哉雖然不寐非可常也難爲繼也其惟夜寐庶幾乎故小宛之第四章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無忝則事君治人該矣若以夙興夜寐足了乎是則

其指豈不大哉自玆而始終於吾知免夫而孝之道全矣君之事又不在小宛之卒章乎旣以此記姑畧其軒事擬爲之故也

蒼山記

直駒城縣徛之東不百武而丘曰蒼山山之右而爲之池臺亭舍者李氏夢瑞也山上有神堂故舊名堂山自余之居是山也改今名爲蒼山嫌其舊之陋也山之左則余之從叔上舍公居之與余分崗而園以脊爲界桑栗鬱然蒼影相接朝夕杖屨之跡山石爲之不䓍從遊相樂也居不十年上舍公客歿仍葬

他鄉不歸其後上舍公之子若孫曾男女老幼八九
人相繼淪沒皆葬園中一家三世馬鬣相映獨一孫
守其廬花竹老大滿目悽愴噫嘻悲夫余後死者於
是乎無隣以居無朋以遊無與酒而詩而棊而琴也
雖然登山而四顧雲煙散合之不定也鳥獸往來之
無常也日月之交走也春秋之嬗變也或有也或無
也或有而無也或無而有也孰是之能倪也孰是之
係悟也死者可悲而生者可樂死者旣往而生者方
來然則余所悲往者無幾而樂來者不竆余又何慽
焉丙子閏九月庚申看葬蒼上旣哭而歸歸而爲之

記如此以自解云

慕軒記

思慕一也思或有不誠而慕則必一於誠故人之於父母能慕然後始可以言孝孟子所謂五十而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者是也宜寧許斯文子楫幼喪其親築室于親墓之下爲軒面勢嚮於墓使楸柏之蒼凉鳥獸之嗥吟聲于几閣色于牎檻朝夕起居飲食耳目之所覩聽無一息不在於堂斧馬鬣之間其見也怳怳其聞也肅肅其身不離於軒而其慕不絶於心斯可謂能慕者也遂扁其軒曰慕軒一日之京師

躐余階而升告余以是請余文以記之顏邑㦡㦡余
謂許君之慕其親可謂得其方也已夫人過墟墓則
懷愴悢入廟庭則心怵惕自然之情也今子之軒既
密邇於親之墓矣雖一日容有不思其親者乎雖然
子謂慕親之心直有資於是軒而能保其愈久而不
衰則吾未之信也凡人之祭於親也其始入廟焄蒿
之悽愴尸祝之齋明孰不哀感而肅敬也中而倦終
而慢季氏至於跛倚以臨孔子亦曰禘自既灌以往
吾不欲觀也廟中之事終夕之敬尚不能保今子之
處此軒既久耳目漸慣於境歲月寖遠於初則悲哀

感慕之情能無少衰乎而况男子之處世其行止出處遠近久速固未可量也使子求科與宦或遠在數千里之外足跡歲不一至於是軒則子無亦失其所資而爲慕者歟於是許君改容蹴踖曰子之言是也能使吾終身慕吾親而無待於軒之有無者何術而可余應曰傳有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苟知身體髮膚爲父母之遺則所待而慕者何遠乎近求諸身而已遺腹之子不知其父貌問於其母其母曰爾父似爾其子遂自鏡其面而哭之知其似猶以爲慽况知其貳身而一體不止於似而已乎塚土雖

近於親膚璧之棺槨衣衾則亦遠矣況軒之又遠者乎捨近而求諸遠君子不爲故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惟其不敢忘故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視聽言動一於禮而不敢肆此其爲慕也至矣惡用是軒爲哉許君起再拜復跪曰謹受敎矣遂編其語以爲軒記而遺之

太平樓重修記

襄陽舊有太平樓粤自勝國稱爲關東壯麗之觀而朽漏將壞亦且累十年襄陽殘邑也而以佳山水名殘邑則力患不能修佳山水則理所不當廢此行路

之所共惜而守宰之所同病也獻慶來莅茲州謀所
以新之吏憂其費民憂其役匠憂其材大小愁懼罔
協厥議獻慶以告今觀察使金公孝大公聞而喜之
曰世今太平矣烏可無太平樓哉費吾可助材吾不
禁而民雖小擾亦不病也遂捐錢穀以相其功獻慶
迺敢從事焉閱兩朔而告訖合士民而落之父老緜
會儒武並列感興廢之有數喜雕餙之維新抽琴賦
詩分弓射候相顧謳歈竟日忘歸宴之將終獻慶喟
然歎曰樓之以太平名者古也而今日之事適與樓
名合平者陂之反而太者平之極也以無陂之世乘

極平之運者惟此時爲然而吾適宦于此州樓適成
于此日而吾與子又適宴于此樓歌康衢而頌華胥
熙乎其相樂瀀乎其有得苾乎如赤子之乳其母而
不知也孰知夫太平之稱正驗於今日之遊耶雖然
有一國之太平亦有一州之太平國雖太平矣而州
或否焉者太守之責也茍使爲吏於此州者不知懷
保小民濟之以苛虐加之以貪饕而民或怠傲鬪很
嚚頑喜訟棄本趍末恒心日忘則一國之民雖皆懽
呼於太平吾州之民獨不悴然以愁騷然以離乎古
語曰一人向隅滿堂愀然不樂吾一州之民不得其

所使一國之民爲之愀然則其可謂太平乎哉吏以公平廉約自飭民以孝悌勤儉自勉化俗相成共保我太平豈非樓成之祝歟咸曰謹聞命敢不敬蚤夜以毋替斯祝既罷獻慶書其言爲之記且以自儆又以斯樓之成實由於觀察金公之助而金公之賢復能宣揚 聖化囿一方於太平之治關東之民於是乎益幸樓既成將待公臨辱而落之公以疾不果臨州之士民相率悵恨而頌公之賜遂並記之如此

天吼山記

雪嶽之左曰天吼山通山皆石如屛扇堵墻之狀劒

立千仞其上有穴天將大風其穴先鳴故名曰天吼下有石窟釋子因石爲屋而居之名曰繼祖窟窟前有動石甚鉅形如鐘鼓人搖之則動上刻天吼山三字北崖又刻繼祖窟三字筆勢遒壯皆尹尚書淳所書云山之東有達磨峯特立可敬其南則土王城十二瀑也盛夏潦漲瀑流益奇其西則雪嶽羣巒雲雪蒼蒼其北則青草湖湖與海水波濤相吞光影相發余自神興歷內院與僧徒五六人遊朝而入夕而忘歸余謂山水之勝如此必有神仙有道者往來于山中問之僧僧曰未見旣而思之神仙有道者面貌與

人同雖過之而不可知則余可以意乎僧僧可以意乎余僧果是耶余果是耶余與僧兩相意而不相知則姑與之遊而記之以俟知者於無窮也

靈巖對月樓記

不佞少也嘗南遊海上過靈巖登所謂對月樓者前對月出山岱黑邑巖形依然如漢都之三角山去國千里有宋玉楚山如故人之喜其後數十年友人俞君恒柱出宰是郡未一年書報不佞曰對月樓今新而大之樓上下層各十五間下層皆以石柱高二丈三尺者承之壯麗殆甲一路幸吾子一言以記之不佞

聞卽大喜以書復之曰俞君之意我知之矣其必愛
月出山如不佞之昔所喜而設此壯麗以志之也不
佞嘗啖小其樓而俞君大之何其所見之每同也不
佞方遠守北邑係戀城闕欲歸見三角而不得得以
文記似三角之勝揭之樓上則恍如身陟斯樓與俞
君指點其山論其似三角處不甚似處榛苓望美之
思黯然於其間嗟呼使不佞與俞君推是心以往愛
君憂國之誠奚間於在金華玉堂時也政思宣吾
君之仁愛不敢怠也刑思體吾　君之欽恤不敢忽
也敎思布吾　君之德化不敢慢也俞君之步斯樓

亦同此想否聞兪君之營此也費俸錢累千金苟以是誇使客貯妓女爲都會侈麗之觀而已不志乎上所云者則謂兪君廉可也謂兪君有風流可也謂得近臣出外之道則未也以不佞所自勉者勉兪君可乎不別爲記君若有取於吾書則盍以是編爲樓記

習齋記

今年夏余僦居于趙君養浩之廬數月乃去余嘉趙君兄弟好學讀書同居肄業於斯也名其室曰習齋且告之曰子知習之爲利博乎聞而記之見而知之斯謂學矣旣學矣由而行之安沛然莫禦也而猶必

曰時習之聖人豈欺我哉試就子所學而喩之今子所學者功令之文也眞隷之書也所謂詩賦疑義論策等文旣已考之程文得其體裁又從師而問焉則告之曰詩宜淸賦宜幽疑義宜核論策宜波聽之若可瞭然於胷中而及其注之手而屬其辭也茫然不知所措焉所謂晉蜀顔柳韓等體旣已求之書帖曉其模法又從師而問焉則告之曰晉尚淳蜀尚巧顔尚筋柳尚骨韓尚肉聽之若可瞭然於胷中而及其運其腕而書諸紙也亦茫然不知所措焉其故何也學而不習之過也連篇累章而文乃成費紙殫墨而

書始工以此類之奚徃而不然經傳之訓非不學也而朝吟暮諷循環溫繹所以習也敬義之方非不學也而靜存動察戒謹持循所以習也學爲孝者習於定省溫凊之節學爲悌者習於肩隨後行之禮且如心之官思如耳之聽目之視疑若無待於習而猶曰思之思之心亦習於思然後靈生焉況手足四體不馴習而能從令乎且習者非一也故訓曰鳥數飛也數飛故能高飛子爲其數飛者吾俟見子高飛也

鎭川梅山書堂記

鄭斯文光浚僑居湖西之常山愍村學究之荒嬉于

藝業也與其鄰同志者謀刱置書堂數十楹爲多士
藏修之所勸爲舉子之業而躬先勤飭以倡率之既
而告余請余文以記之余應曰不亦善乎世衰教微
士不知學名利是趨呂伯恭儒者也以舉業勉進後
學曰不開此一路講堂前草深一丈君其有伯恭之
志歟由舉業而知讀書由讀書而知正學則韓退之
之因文悟道本自如是安知無豪傑之士因伯恭之
所勉得退之之所悟哉況人各有能足相師也人有
不逮足相警也老者坐幼者拜老者卧幼者爲之席
長幼之禮可明也面熟則情密情密則問病也誠哭

死也哀救灾也勇敦厚之俗可興也古之所謂正學不外乎是書堂之設豈直爲舉子業而已哉余將有俟焉是爲記辛丑暮春艮翁書于五十川上

景拙堂記

古之論巧拙也以智爲巧以愚爲拙故孟子曰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書曰作僞日拙又一說以僞爲巧以直爲拙故有巧言巧宦之目有拙訥拙戇之稱於是乎寧拙毋巧之說出而後之君子咸趍焉今西原申公惠吉氏以景拙名其堂者其意豈不以聖智之巧既不可跂及則寧安於以直爲拙者歟士苟直

矣賢與聖可階而升也公其賢者乎公曰直吾何敢
吾於世無往而不拙故至白首竆然視世之巧以爲
利者心有所不安而顧安於拙殆吾性拙而不可化
也且吾旁祖拙齋先生古之名儒也學問道義爲一
世師範至今士林尸祝而爼豆之猶托於拙而自號
先生賢而拙者也吾拙而拙者也然由是拙以往則
先生或可幾也不然則去先生遠矣吾安敢病吾拙
而宅求也先先生腏食之所距吾廬甚邇故吾自少繼
繼往拜焉今雖八十老矣猶杖而往扶而拜未嘗或
懈景服慕悅之心安得不油然於智中耶師賢祖而

否者未有也故吾以是名堂也不侫聞而歎曰公果賢者歟古之賢者固有周而通者亦有謹而拙者而周而通者亦未始不自於謹而拙故朱夫子曰眞正大英雄自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中出來此先生之志也公則慕之公果賢者歟公旣老於是堂以拙自勉又以是堂遺公之子孫則子孫亦曰吾父吾祖之遺則也必將世其拙而名鄉里矣詎不媺哉謹書爲堂記

百花菴記

柳君璞家于白州之金谷丘園階庭皆被以花樹盎

百花也名其所居之菴曰百花遣人走京師因余所
親識徵記於余余應之曰古之隱者多隱於花秦人
隱於桃和靖隱於梅濂翁隱於蓮陶令隱於菊今柳
君以百花隱者歟然桃與梅也春華者也蓮與菊也
秋華者也彼四人者之所托而爲隱者各得四時之
一而未得其三也今柳君之所愛者百花則四時之
花備矣無時而不可隱也比彼四人者所得不已奢
乎柳君棲隱之趣歷四時而無變則其欲終隱而不
出者歟或曰人之於花卉有所偏愛而酷好者以其
德性之相方臭味之相近也嚮所稱數君子是已柳

君則不然以百花駢列於前欲並蓄而俱玩焉則所好者無乃駁而不約乎繁麗富貴之觀非隱者之所宜尚也余曰不然花之品固有高下清濁之殊而露開風落由於天機自然則一也余未識柳君意者其人觀物而玩理者歟閱其開落而樂其自然則安往而不自然也遂書其語爲記

贈左承旨牛巖李先生遺墟碑閣記 軍威縣西於良谷李公世憲所隱居也子孫竪碑遺墟云

有巖如大武之獸寢而不訛有碑圭首而龜趺曰此何地也古有隱士李世憲先生棲遁於此因巖以自

號曰牛巖其後鄉人以先生杖屨之所而莛亦不出
其鄉故立祠墓下以尸祝之中移聞韶之玉川皆以
邦禁輟止先生之子孫懼夫遺躅之湮沒立石以識
其蹟云不佞嘗按己卯錄悼諸賢之嬰禍殆甚東京
之黨錮而惜於其時不有徐孺子一人今讀斯碑所
記載李先生其人歟朱紫陽遊豫章東湖慨然有懷
於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以出處之間禍福不同而
亦各行其志感歎而兩賢之不佞於此地懷仰李先
生亦豈下於徐孺子而嗟乎當時諸賢皆不知此地
之可隱甘與陳仲舉同禍爲後人所悲歎抑各行其

志未可以禍福第其高下嚮君子道在其躬欲時施者夙願也道不行而卷懷者時義也寧夙願未遂惟時義是適者聖人之所深許也李先生其庶幾乎先生學問醇深文章浩汗使出而耀於世則必爲士類所影附芝蕙同焚寧有一幸惟其不出也故世莫知莫知也故生也享全安之福歿也畱高尚之名宜此地之有斯碑也陰崖李公耔當時名勝也獨深知先生相推重先生雖在畎畝聞時政闕失輒引白痛飲悄坐不語云嗚呼豈不賢哉謹書爲碑閣記

淵淵樓記

水一也流爲川瀦爲淵以其下施爲功則淵固不及於川不有其瀦流何以長川必資於淵淵之功爲不少月城李斯文鼎凝以其宗叔咸昌公書來諗于不佞以樓號淵淵者請爲之記不佞曰淵淵何義曰吾祖贊成公即晦齋先生之皇考也贊成公以學問文章倡于家晦齋之季君持平公又以孝友至行趾其美後裔之追慕景仰至今累百年不衰乃建世德祠于德淵之里以祀之而前爲之樓扁以淵淵淵者謂家學之淵源在玆也晦齋先生倡明絶學爲東方儒宗而退陶李先生爲之讚曰先生家學固有所自來豈

不以淵源在家庭非可他求也歟噫賁成公旣爲之淵又有足法之弟接其源而晦齋導其流而益大之若是其沛然莫禦也吾懼後人之沿其流而忘其源也故以是扁諸樓也不佞作而對曰嘗讀程太中朱韋齋行蹟知三先生之學有所本今聞吾子所云又知晦齋之學亦有所自尚可謂不濇而流不淵而川乎吾聞樓之左有龍盤淵淵之溪不知爲幾百丈使公之子孫疏以漑之將混混乎來矣射鮒之波稽天之浸惟在用力如何子盍勉之謹爲記

棲碧亭記

亭之號樓碧盖取諸李青蓮問余何事棲碧山之句
也亭舊在龜城西今在禮安縣南相距七十里地非
愚公之可移亭非壑舟之可負奚貿易遷變不恒其
處耶亭之主人曰金君士光士光之言曰龜城之亭
吾先祖柏巖先生之所築而頹圮不修且百年子孫
貧不能改搆而不肖適爲亭於禮安宗人咸曰以先
祖之所嘗扁而扁于是地雖非舊扁猶舊也有是扁
而責其地之實與舊地有似有不似則必將慊然懷
思指其山曰青葱者猶舊而奇峭剗施之或殊也指
其水曰清泠者猶舊而深淺揭厲之或變也樹焉而

曰是似舊地之某樹某樹吾祖之所嘗植也磯焉而曰是似舊地之某磯某磯吾祖之所嘗釣也見其似欣然喜也惟先祖是思見其不似愀然感也亦惟先祖是思吾輩輒興舊地之感不忘先祖之思將是扁是賴則孰如地與扁俱泯使吾祖之舊跡遺風日就於寖遠而寖忘耶不肖爲是懼以宗人之言移舊扁而揭于吾亭舊亭之不能肯搆吾罪也非舊亭而冒舊號亦吾罪也然推其不忍忘之心而諒其不得已之實則其或不我罪歟不佞聞而歎曰觀過知仁況未始過乎金君及金君之子孫坐臥起居于茲常目

是扁則雖欲一日不思乃祖得乎乃祖柏巖先生古
之賢人也德諡名節至今焯焯照人耳目旣克思之
又克肖之則不忝爲先生子孫亭與扁特其外耳奚
足云爾士光起再拜請記其言自勉以勉後人遂書
以遺之

白雲亭記

昔秋梁公望太行白雲歎曰吾親舍其下今余爲亭
於亘忝縣治之西前與石城山相對而余先父母之
藏在其下每日開戶倚檻望見石城白雲晨起輒有
梁公之感遂以白雲名亭然梁公親在而戀其門閭

余親歿而戀其丘壠較之梁公余尤悲切矣且余以不才無能過蒙　聖朝簡拔懷恩不去遲徊於京輦之下足跡歲不過一再至於是亭石城白雲又可得以常目乎然古人有終身慕父母者苟余慕之不衰石城白雲安往而不在目也余以是勉焉乙巳仲春乞暇來此悽愴顧懷如鳥獸躑躅之頃而後去臨去書此于壁以識余懷云

永報堂記

人家之祭始祖昉於程氏之禮曰冬至祭始祖又況功在斯民澤及後世者載國祀典以爲報之云耳子

孫之報尤當如何哉安東權氏之始祖曰高麗太師
公當羅季逆萱之亂國爲之墟民刳於兵公炳幾達
權戮力討復東民賴安澤流至今郡人祠之花山益
累百年公之子孫曰斯足以報公而已非所以致我
孝也孝莫大於善繼人之志問公奚志則曰公非舊
日羅之宗姓乎迎降于麗師非所以借秦兵而復楚
從漢王而報韓乎生既乃心王室則歿有不懷戀舊
都乎然則奈何祠東都其可祠東都乃所以致孝孝
所以報也咸曰苟可以繼先志而慰先靈吾輩何敢
不勉迺立祠于東都之雲谷既而曰孰可以配公食

者咸曰子孫蒙蔭千億其麗不勝賢公卿可勝旣乎
然東都之人所高山景仰者莫若竹林龜峯二先生
廟于東都空從東都之望遂以二先生合享禮旣成
又爲燕毛之所曰永報堂走京師告于完山李獻慶
曰子亦吾始祖外裔也子可以記獻慶敬應曰諾仍
爲之言曰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之難
報也如此而我之言如此父母之言又如此泝而上
之以至於始祖而其言莫不如此則始祖其亦父母
之父母也推衆父母之心而一之則始祖可無祀而
報乎且禮以不忘本爲貴故昔太公封營丘五世皆

反葬於周以爲狐死首丘仁也今東都太師之所首丘也而祭之權氏其達於禮乎詩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權氏之祚容可量乎遂感歎而書之爲記

刑部壁上蓬瀛圖記

余以刑部右侍郎晛懃于府軒偶見壁上畫蓬瀛有五仙游戲一仙乘鶴脫巾露頂手持綠玉杖拱而坐一仙騎鯨雙手捧酒榼若向人相授者一仙坐蓮花上一仙乘槎槎上繫酒壺一仙坐蓮葉瞑而若睡相與蕩漾往來於波濤洶湧之中眞與古列仙傳所記相似畫師果不誣也五仙之中惟乘鶴者鬚眉皓白

其餘四仙皆顔若桃花鬢髮漆黑豈仙府之人亦少多而老稀耶若老爲可羡則余於此府僚官中年最多髮最白其可與彼老仙者同爲人所羡耶人之所以爲人特敎與刑也彼五仙遺棄世事遨遊塵外敎且不知況知所謂刑乎而乃晝此於刑部壁上者何意歟凡人有慾故爭爭故訟訟故刑神仙無慾者也使世之人皆如此則訟將不作刑無所施豈欲以此諷世之人將使刑部爲閑局漫司歟然仙府亦不能無刑誤讀黃庭一字則謫之余亦仙而謫者也於此悵然徘徊試招彼五仙者曰昔與卿輩共赴蟠桃宴

分噉一顆甚甘卿果記也否
甲辰五月二十八日會推殺人重囚枷械滿庭箠
朴喧閙心甚不怡偶見壁畫忽覺神融魂逝退卧
屛後呼吏把筆書此書訖一讀解頤孤笑自信此
老前世當是畫中一仙也

登崗村記

順興治南竹溪之上蕨峯之東有村曰登崗古有遯
菴徐先生翰廷自達城挈妻子來隱于玆村舊名登
瀛先生改以今名者前有蕨峯故取登彼西山之義
古老人云肰先生在 端宗之世名進士而已景泰

乙亥以後一辜布何有於伯夷之義而爲西山之採耶當是時秋江梅月堂諸賢多避世自靖而先生之廢擧遐遯跡偶相似故後人以此意之耳先生未嘗自言則吾未知其信然也豈或先生不敢言或言之而子孫及隣人亦不敢傳有若意之者而口相授至今歟春秋之義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先生之意其亦微耶晦耶婉耶微而有可顯者耶吾不得以知也噫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之姓名不著而後世猶以高尙之士許之若先生者無論其義之何居蓋亦作者焉已竹溪蕨峯之間先生之淸標高躅若可

彷彿傍溪而有東園大木千章蒼翠陰映又有石臺
俯溪而爲磯先生垂釣處也若是而擬之徐孺子之
豫章可也嚴子陵之富春可也何必强解登崗之義
以爲先生之志如此如此云耶雖然人情固有所安
親戚鄰里所依而爲庇也土田場圃所仰而爲生也
先生之於登崗果有所爲庇而爲生者耶錦城之禍
村之上下數十里閭井墟矣人煙絶矣荊杞蕭然狐
狸晝嘷但有忠魂毅魄往來悲號於風雨行過者亻
亍無不酸鼻而抆涕先生奚取於斯而必捨達城之
貫鄕樂土孑然投身於荒寂傷心之墟耶人能困悴

其形骸寒餓其肥膚摧傷其肝腸而不恤者其心必
苦其守必確其所知必審不肯厭此而易彼以此而
意之先生之心其或可得而見歟村之北七里有錦
城望祭之壇隔嶺則越地有　讓王陵村西石臺下
則權孝子得平之閭也先生之所棲隱宜在是村也
夫然先生之志微矣終莫得以詳姑爲之村記

柏巖鄭公旌閭記

粤在　英宗大王八年承文院正字臣鄭重器伏葦
路上言曰臣永川世家也先祖有進士世雅與其子
生員宜藩壬辰亂鼓義旅擊賊收復永慶二郡戰輒

先登爲賊所圍空藩見父急奮劍突陣陣亂世雅得
出空藩不知以死求父三入三出卒死于賊在國朝
典章危身殉國及死於忠孝者俱有襃奬之例敢以
臣二祖名蹟聞 英宗嘉之世雅 贈大司馬空藩
贈左承旨恩至渥也歲旣久公議猶有所抑鬱者
以空藩行之卓而閭之表不耀於今若後可歉也子
孫將以是籲諸朝其小人曰籲不可瀆恩不可褻朝
廷必不許也其君子曰國家之褒忠奬孝有二等高
者旌閭其次贈職若空藩之忠孝爲高不爲次灼然
也朝廷必不以瀆褻而持之也子孫乃小人之違而

君子之從令 上八年甲辰候駕過申額 上下其事該曹禮曹判書臣嚴璹啓曰鄭空藩忠孝事於法可旌 上又命諸大臣議僉曰璹言是 上乃可其議以其年九月丹其閭而題之曰忠臣孝子 贈左承旨鄭空藩之門後孫請記其事於李獻慶其詞曰人之忠孝不期於死死雖不幸死則益烈跡公之倡義計出於萬死設或不死固死於國況父急而子死之一死以報二生之恩何其烈哉 王心大嘉降命斯赫禮官進議羣公允協 寧王之恩今 王是究柏巖菡萏紫湖瀏瀏有煌丹楣粉字如手有子忠孝

于乃父有光傳子孫千萬無不思勉承匪直子孫一邦之勸百世之風

集敬樓記

榮川古有三判書宅麗朝鄭判書云敬傳之外甥甥乃黃判書有定也黃判書傳之外孫孫乃金判書淡也金判書謚文節文節公之子孫世守之今至十餘代歷五六百年屢壞屢修惟東樓尙存而朽敗僅支宗中議合力改建宗孫辭之宗人咸曰宗孫貧不能改修則吾輩何敢憚是役耶況宗老思亭公義庄在盍以是經理之皆曰諾於是宗中擇有幹局者若而

人命之曰某也幹是某也幹是費錢三百餘緡用丁
夫二千餘名跨兩年而成正寢外廊摠二十五間東
樓比舊加一間葢欲容衆於宗會時也樓舊無名一
日宗孫之胤應鍊來京師款獻慶之門而請名其樓
獻慶聞之喜曰豈不善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桑梓猶敬況乃祖文節公受之於鄭黃兩判書傳守
十餘代者乎況乃祖歌而哭而聚國族於斯者乎宜
子孫之敬之不衰傾者扶之壞者修之也諸族一心
敬乃祖先底于成功此非一人之敬也集衆子孫之
敬而成之則盍以集敬名之應鍊起拜曰諾謹受教

獻慶又告之曰旣敬祖矣寧有不敬其宗者乎旣敬宗矣寧有不敬諸族者乎宗族之不睦皆自不敬始今子之宗人以是敬祖之心推之則庶幾宗族之間將之以敬保其敦睦之風乎應鍊又拜曰敢不以是自勉而又勉吾諸族乎獻慶又告之曰集敬有二義非但謂集諸子孫之敬而已敬之爲德非可襲以取之也必如孟子所謂集義然後乃可以成德或作而輟或間而斷豈可謂敬德之人乎子試登斯樓望鐵山之高也龜水之深也山之高培塿之積也水之深源泉之積也敬之德戰兢之積也十年敬而一日不

敬則身必辱十世敬而一世不敬則家必殆一身之戒集是敬於終身一家之戒集是敬於世世子與子之諸族果能是而及其子孫則金氏之祚不可量而斯樓之壽亦不可窮吾子以爲如何應鍊乃瞿然跋踖拜以稱謝曰凡我金氏之族聞執事之教寧有不惕然感發者乎請以是爲樓記以示今若後願執事卒幸也獻慶許之遂編其語以遺之

止菴記

權君太初自雞林來遊太學往往從余嬉話一日告歸於余且曰僕所居爲數間屋扁曰止菴願執事一

言道其意發其趣使僕得從事焉余曰子之止可得聞歟止有可不可可者如大學所謂止於至善之類是也不可者如行百里止於半途之類是也子之止惡乎止於可乎止吾固與之於不可乎止吾不知也君曰僕聞之也凡物有動有止士之動止尤有大焉其動也有可大之業其止也有可久之德僕之少也固未嘗不欲動者也欲做時文而希中乎科舉則主司不謂好欲立名譽而求知乎當世則公卿不下士寧歸而耕於野以暇日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志僕所謂止如斯而已然士固有志多爲名利所壞安知

昔之動不幾於半途之止今日之止乃可進於至善之止歟然則僕果止歟進歟可乎不可乎執事幸有以敎之也余曰噫苟如是子果進也非止也然進進而不已卒進於至善之止而止焉則子果止者也然不止乎彼則不進乎此今日之止求進之止也不進乎始則不止乎終他日之止進有之止也止乎止乎大易所謂止其所者非子之勉孰勉乎哉遂記其語以贈之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